

一个村庄的 百年史

靳谷樱 著

一个村庄的世纪沉浮，

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一部能让千百万人流泪的人民信史！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个村庄的 百年史

靳谷樱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村庄的百年史 / 靳谷樱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08-6225-3

I. ①—… II. ①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0992号

一个村庄的百年史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左 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长期以来，在我的脑海里像有一盏忽明忽暗的灯，映照生活背后看不见的角落。我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于记录历史事件和还原现实中人们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视野里，将那些虚构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以艺术的真实表现形式展现给读者。

——作者题记

目 录

1	第一章	过去的年代
9	第二章	寒冬里的温暖
18	第三章	强大的吸引力
26	第四章	友谊之歌
41	第五章	他们所受的侮辱
52	第六章	童年的点滴岁月
65	第七章	特殊时期
76	第八章	盛兴衰败的过程
103	第九章	曾经的骄傲
121	第十章	黄土埋忠骨
136	第十一章	情窦初开
148	第十二章	庄稼深处
153	第十三章	邪不压正
165	第十四章	声色犬马
179	第十五章	破灭

192	第十六章	月夜风波
201	第十七章	死亡与新生
211	第十八章	心中的疑云
225	第十九章	迷失
234	第二十章	矛盾纠纷
248	第二十一章	母亲
258	第二十二章	失去的亲情
266	第二十三章	忏悔
274	第二十四章	校园芬芳
286	第二十五章	重返旧地
292	第二十六章	福祸相随
302	第二十七章	空巢老人
315	第二十八章	相约
328	第二十九章	情坠草原
335	第三十章	终身的遗憾
348	第三十一章	最后分别
354	第三十二章	缘分
364	第三十三章	柳暗花明

第一章 过去的年代

一九五八年，那是一个村村点火、到处土法上马、大闹钢铁的年代。炼铁炉的火焰日夜不停地燃烧着，白天，浓烟滚滚布满了天空；黑夜，通红的炉火又照亮了大地。人们对于生存条件的认识就是多采矿石快炼铁，仿佛空气也能炼成钢。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已经达到了一种几乎可以用狂热来形容的状态，这样的壮举全世界独一无二，令整个人类都震惊了。即使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中国人只要凭着大闹钢铁的意志也能在废墟中崛起。

太行山下埋藏着珍贵的、含铁量很高的矿石，空气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爆破声，猛烈的冲击波向周围扩散，破碎的矿石哗啦啦地顺着山坡流下来。曾经荒凉狰狞的断崖和石梁，如今展现出了壮丽的气势。采矿场上高高的红旗迎风招展，喇叭里播放着激昂欢快的歌声，劳动的号子声冲入云霄。热火朝天的场面以及战天斗地、移山填海、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黑压压的人群中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有三四十岁的男人，还有中年妇女和十七八岁的姑娘，村上几乎所有的劳力都来了。一个个激情燃烧，群情振奋，他们用铁锤砸，铁镐刨，地上到处是石块儿，有些石块儿的棱角锋利得如同刀刃一般，在干活

儿中不是划破脚就是割破手。钢钎撬动矿石时偶尔迸出几粒红色的火星，各种工具发出有节奏的响声，铁器与矿石的碰撞声搅和在一起，像交响曲一样在满山遍野此起彼伏，让人们感受到内心涌动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推车的男人和拽车的女人你追我赶，川流不息。有的人担，有的人抬，甚至还有十四五岁的孩子背。面如土色的人们挥汗如雨，散发出来的气体在周围化作无数看不见的小水滴飘浮在空中，混合着人体的汗腥味儿、树木烧焦的气味儿和牲畜的粪便味儿。运送矿石的骡马车接连不断，拖拉机的马达声在山谷里回荡。山沟里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但很快又被车轮碾成更深的车辙，骡马的蹄印与人的脚印重叠在一起变得模糊难辨。

夕阳的余晖仿佛熔化的铁水流淌在上党盆地，照在群山峻岭的采矿场上，也照在一丛丛风中战栗的枯草上。山下的炼铁炉烧得正旺，矿石在熔化时，一股蓝色的火焰与一股黄色的火焰结合在一起跳跃着，被一股鲜红色的火焰托起。炉前干活儿的人大汗淋漓，火光把他们的脸映成了紫红色，那个手拿长铁钩用力钩火的人，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脖颈交错膨胀的血管滴落下来。铁水滚滚流出，由鲜红慢慢变为暗红，再变为黑色，一炉铁水有一多半都是矿渣，还有整炉报废的时候，矿渣里掺杂着很多的铁。人们肆意地把那些炼了铁剩下的矿渣倒在漳河里，堵塞的河道上宽下窄，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散发出一股铁锈味儿。

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和勤快的孩子们，提着箩筐在矿渣堆上捡铁，他们满脸黑灰，脏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个铁钩子，迅速地东刨西挖，恨不得把那一片片、一堆堆的矿渣翻遍。有些矿渣还冒着热气，有的人把裤子和鞋都烧破了。然而，大家明知道危险，可仍然挡不住捡铁的欲望。他们仔细地扒拉着，遇到那些非常难

辨的铁，有的人就从身上掏出一块吸铁石。捡铁全靠运气，找到一个好地方就捡得多，反之一天连半箩筐也捡不上。

高春林跟着姐姐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来到采矿场，他俩东张西望地在如蚂蚁般涌动的人群中寻找母亲。只见母亲苍黄的脸瘦了很多，头上系着一条白毛巾，但已经脏得看不见一点白色。母亲上穿一件蓝布斜襟衣裳，下穿一条黑布裤子，脚穿一双小巧玲珑的黑布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清爽。

母亲责备地说：“你俩大老远来干啥？”

高春林摇晃着小脑袋说：“是姐姐让我来的。”

“今天是星期天，春林一直哭闹着要找你，我就领着他来了。”

“正好收工，我们下山吧。”

高玉凤看着母亲问：“妈，你累不累？”

母亲的眼睛里闪射出一缕温柔的目光说：“刚来的时候腰也酸，腿也疼，习惯了就好了。”

晚霞给黑夜来临前的蓝天和大地染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山脚下一个个炼铁炉里焦黄的烟夹带着火焰向上升腾，一缕缕强劲而有力的火焰蹿得更高。母亲凝视着那些星罗棋布的小炼铁炉，脸上的表情显得异常沉重。她指着熊熊的炉火问女儿：“玉凤，我们为啥要炼铁？”

高玉凤的衣服和头发在寒风中轻轻地飘动着，她声音清脆地说：“为了造飞机、轮船、火车、汽车。”

母亲点了点头，说：“说得对，还要加上造枪炮弹。”

高玉凤笑起来，说：“知道，我们的老师讲过，大炼钢铁就是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造出我们的军舰来。”

母亲看着年仅十一岁的女儿就懂得这么多道理，满意地笑了。

高春林拍着手跳起来说：“妈妈，家里太冷，这里有火暖和，我不走了。”

“傻孩子，我带上你怎么干活，还是回家跟你爷爷去吧。”

高玉凤红扑扑的脸上清澈的眼睛闪动着，静心倾听着山下炼铁炉吹风机的嗡嗡声，想象着钢铁就是这样炼出来的。而摆在高春林眼前的却是一片暮色沉沉的荒山野岭。

集合的哨声和人们的谈笑声响起，收工的人们排着队开始下山。天渐渐地黑了，采矿场上笼罩着一抹幽深的暗光，这时的矿山比白天相对安静了许多，月牙儿显得冷寂无光，看不清峰峦重叠的太行山，只能依稀辨认模糊的峥嵘轮廓，但仍然不失它那巍峨的雄姿。山坳里一片寂静苍茫，只有寒风吹动着漳河边杨柳树的响声，偶尔也会听到一只野鸡单调的叫声，那叫声显得凄凉而惨人。

吃过晚饭后，劳作了一天的民工，住在各个村庄的民房里，有的七八个男人打地铺睡在一间屋里，有的十几个女人住在一孔窑洞里。高春林和姐姐挤在母亲的铺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当熹微的晨光照亮太行山的时候，人们便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高家庄村里的人都去炼钢铁了，把欢声笑语也带走了，留下的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天刚黑，人们就早早地关门闭窗，街上一片宁静，悄然无声。

后半夜，西北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厚厚的雪覆盖了平川。村外到处挖矿石破坏了山体，致使狼无藏身之处，在荒野上找不到猎物。为了生存，一只灰色的狼试探着闯进村里，猪就成了它选择的目标。

在狼看来，不明白猪为什么被人供养着，吃得膘肥体壮，而

自己却在饥饿中奔走。那只狼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翻墙入圈，夜色里，狼的眼睛像翠绿的自远古时代就已经燃起的火。猪似乎感觉到了有陌生的动物向它们逼近，不安地蠕动着，紧靠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叫声，好像只要身体紧靠着同伴就会安全。猪虽然看不清狼的狰狞，但从那诡秘的黑影也能想象出它的凶恶，从那不同于猪的气味就知道它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此时，猪被狼彻底征服了，那只狼就是圈里的主宰者，它追着满圈的猪跑起来，每头猪身上都冒着热气。空气中飘浮着细若游丝的碎雪，狼在猪群里施展不开它的优势，猪停下来才有机可乘，狡猾的狼把猪追赶得精疲力尽，终于跑不动了。狼肆意地撕咬着，有的猪被狼咬得遍体鳞伤，满身是血。有一头被狼选中的猪屁股靠着墙嚎叫着猛烈地反抗，只要它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获得活下来的希望，而狼也许就会改变主意，决定去寻找另一头猪。

当所有的猪反抗力大致相同的时候，瘦弱的猪就成了狼攻击的对象，狼一下子扑过去咬住一头猪的喉管，猪发出的惨叫已经带有窒息的喘气声。顿时，鲜血喷涌而出，将散乱的脏雪染成一片黑红。那些可怜的猪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发出悲鸣，有的浑身颤抖，迅速地扭成一团给狼让出了大半个猪圈。狼根本不把这些猪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大口大口吃起来，以最快的速度一块儿一块儿地吞下更多的肉，还能听到狼嚼骨头的声音，所有的骨髓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它吃得肚子鼓胀，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一样。

猪在垂死挣扎的时候也会愤怒，那头猪王发出低沉的嚎叫，红眼的光晕弥漫开来，眼巴巴地看着同伴成了狼的美食。

黎明前，当狼拖着没有吃完的半个猪着急地往圈外蹦时，那头高大的猪王冲上去狠狠地咬住了它的尾巴，使尽全力地拖拽

着，要不是这样它在猪群里就会丧失颜面。这时，狼的整个身体已经跳到墙外，但猪王却撕下了狼一截毛茸茸的尾巴，咬着一嘴毛在圈里兴奋地跑来跑去，像庆祝胜利似的，这也更加巩固了它在猪群里的地位。

虽然猪王的身上血迹斑斑，显得非常疲惫，但猪王又为咬断狼的尾巴而骄傲，胆怯的猪竟给桀骜不驯的狼留下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让狼记住猪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圈里的猪还没有从恐惧的阴影里走出来，那头猪王就在努力恢复着原来的等级秩序。

第二天早晨，队里的饲养员发现圈里少了一头猪，死了两头猪，还有一头猪的屁股上撕了一个口子，绽开的皮肉下露出紫红色的肉，另一头猪的脖子上咬了一个窟窿，流在地上的血已经冻结成冰，所有的猪身上都披着一层寒霜，像一群受了委屈的孩子，低着头等待着饲养员的安慰。

逢年过节队里杀猪时，高春林和小伙伴们总是围着看稀罕。村上杀猪的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他光棍儿一人，脾气暴躁，好吃懒做。家里穷得叮当响，只有一把杀猪刀。平日里人们谁也不敢惹他，不要说人见了他怕三分，就是狗只要闻到他身上的那股杀气也会夹着尾巴跑掉。

这天，杀猪的人把明晃晃的刀横咬在嘴里就跳进了猪圈，活像一只想吃肉的饿狼，吓得猪疯叫着满圈跑。他站在中间眼疾手快地尽拣肥大的猪抓，瘦小的猪根本就看不上眼。往往肥大的猪都是猪王。猪怕猪王，可猪王却怕杀猪的人，他想让哪个猪死，哪个猪就活不成，人称“猪阎王”一点也不假，杀猪的人打个喷嚏都能吓得猪拉出屎来。他一会儿站成一个“大”字形，一会儿像狼一样声东击西，手脚变化多样地抓一下这个猪的耳朵，摸一下那个猪的屁股，围观的人看着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队长站在

猪圈的墙头上，指手画脚地说：“拣肥的，抓大的。”

杀猪的人最擅长迅速地弯腰、蹲下，他只要做一个虚晃的动作，有的猪就会身子哆嗦、腿发软、栽倒在地。人们说猪最笨，实际上猪是聪明的，你看哪个猪不怕死，在杀猪的人面前，猪的神经都崩溃了。突然，他抓住那头猪王的后腿，本来猪王就膘肥体壮，在惊慌失措的奔跑中猪王的冲击力更大。杀猪的人一手死死地拖住猪王的一条后腿不放，另一只手抓住了猪王的耳朵，猪王嗷嗷地叫着。说时迟，那时快，两个身强力壮的帮手将猪王按在地上。杀猪人的一条腿压住猪王的背，全身的力气都用在那条腿上。他从嘴上取下刀，就将其插进了猪王的脖子里搅了一下拔出来——这是专业的动作，如果不搅那一下，猪肉吸住刀就拔不出来。黏稠的血从刀口汩汩而出，似乎在猪的体内有一个泵在催动着汹涌的血一股一股地流出来。猪王挣扎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眼睛猛地睁大，眼里流出了两行清泪，随后目光逐渐散乱，头慢慢地耷拉下来，有气无力地哼哼着闭上了眼睛。

所有的猪扎成堆看着这个令它们魂飞魄散的屠夫，好像为要了猪王的命、没要它们的小命而幸灾乐祸。但此时又一个长得大、吃得肥的猪已经想当猪王了，却不想下一次被杀的就是它，与这个猪王的命运一样。

圈外的人一片欢声笑语，好不容易吃一次肉，能不高兴吗？人们像观看一次精彩的人猪大战，结果是猪害怕人，大家不得不从内心里赞叹这个杀猪的人。

杀猪的人掐着腰站在圈里挥了挥手，两个帮手胆怯地把那头死猪抬起来扔到圈外。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从圈里跳出来，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杀猪刀。看热闹的人都给他让开了一条路，连跑着的鸡都拍着翅膀飞走了。他走过去用刀在猪腿上割了一个

口子，用一根铁条在猪身上捅了几条通道，一口一口地吹气，他吹得脸红脖子粗，猪肚子慢慢大起来。

有的人自愿替他吹，猪肚子反而越吹越小，那是他人不会吹，要一只手撕住猪腿的破口，吹气的时候松手，换气的时候，另一只手要握紧猪腿不能跑了气，看来这也是个技巧活儿。

杀猪的人肺活量大，一口气能吹好长时间，最后，那头猪被吹得滚瓜溜圆，肚皮鼓胀，四肢伸直。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那头鼓鼓囊囊的大猪，竟然还能像一头熊腰虎背的巨兽宁死不屈地站起来，吓得人们一下子都散开了，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它仰起头，翘着尾巴跑起来。

杀猪的人笑着说：“它有多大本事，你叫它跑，看它能跑多远，我就不相信它能活过来。”

那头猪跑了几米就慢慢地倒下了，脖子上的刀口咕嘟咕嘟地冒着血泡，瞪着大大的眼睛恢复了平静，人们把它抬进那口水早已烧得滚烫的大铁锅里。

猪毛刮净后，吊在一个支好的架子上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孩子们好奇地站在周围，都争着要那个猪尿泡。高春林抢到后，就像吹气球一样玩起来。

第二章 寒冬里的温暖

早晨，开饭的时间到了，食堂墙上吊着的那一截铁轨“当当当”地响起，人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端着砂锅、瓦盆去食堂打饭——那时是按人打份儿饭。

食堂里安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的饭热气腾腾，两个系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白袖套的大师傅，执掌着打饭的大权。一个大师傅拿着勺子打饭，另一个大师傅手持一把大铁铲翻动着锅里的粥，还能听到铁铲与锅底摩擦时发出的响声。打饭的人站在窗口排起了长队，人与人之间几乎是前胸贴着后背。粥的香味扑鼻而来，人们馋涎欲滴，紧紧地抿着嘴，生怕口水流出来。可难以忍受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恨不得上前下手抓一把饭吃，但他们的表情还必须装得体面些，目光里都有一种贪婪的神色，好像在问哪一天才能吃一顿饱饭。

大师傅把勺子里的饭倒在一个个的砂锅、瓦盆里，打上饭的人小心翼翼地端着往家走。稀汤汤的饭流出来点点滴滴地掉在地上，有的人用舌头舔着锅外面的饭，有的人用手指把盆外面的饭刮进去，还有的人边走边咻溜咻溜地喝上两口。那些一家好几个人都打上饭回去了，剩下的那些孤寡老人，冰冷双手端着散发着热量的粗瓷大碗，站在食堂的墙根儿喝起来，最后把碗舔得一千二净。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刚打上饭走了几步，突然，

他的癫痫病发作，像牛一样“哞”了一声就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痉挛地抽搐着。饭洒了，铁锅摔破了。打饭的人躲得远远的惊恐地看着他，只怕他神经起来乱打人，这样的人和他有理说不清，当然，人们也希望他尽快恢复正常。队长从食堂窗口看见儿子犯病了，赶紧跑出来，给他擦着嘴上的白沫和身上的饭，儿子黑紫的脸上烫红了一片。他嘴里骂道：“年轻人都上山刨铁矿石去了，你就是在家坐的也不行，真是个要账的东西，我前世欠下你的债了。”不管他说什么，儿子还在昏迷中不省人事。母亲在家里等不回打饭的儿子，心想，平常十几分钟就打上饭回来了，今天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回来？肯定是他的病又犯了。她急忙向食堂走去，果不其然，她跑过去把儿子搂在怀里抚摸着他的胸脯心疼地说：“孩子呀，你怎得了这样一个怪病，真是到世上活受罪来了。”队长站在那里骂骂咧咧地说：“别人家就是生个猪娃也好，咱这生的就不是孩子，哪怕我叫你爹，你快醒来吧。”正在这时，他慢慢地睁开了眼，母亲扶着儿子站起来，给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走，咱回家洗涮去。”队长在食堂端了一铝盆饭，随后也回了家。

高春林的父亲在县工业局上班，姐姐在县城上学，自从母亲去了采矿场，家里就剩下他和爷爷。他端着砂锅站在那里，前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遮挡着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好盯着那人的后背跺着脚慢慢地向前移动，心里盼望着排队的人走快点儿。终于轮到高春林了，他用冻得红红的小手端着一个砂锅，站在那里还没有窗台高，他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张着嘴，眼巴巴地望着食堂里的饭锅，饥肠辘辘的他眼睛里放射出异常兴奋的光。

大师傅看见窗口露着一个黑黑的小脑袋，不耐烦地把勺子里的粥倒进他的砂锅里。高春林麻木的小手一哆嗦，只听见“啪

嚓”一声，盛满饭的砂锅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还差点烫着手，吓得他不知所措，脑海里一片空白。

有的人带着一种同情的语气和大师傅说：“再给他打上一份吧。”

也有的人对高春林说：“快收拾起来吧，还能吃。”

可地上到处是人吐的痰和唾液，就是收起来还能吃吗？高春林哭着回了家。

高春林的爷爷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拄着拐棍来到食堂窗口问大师傅：“我孙子怎么没有打上饭？”

“我给他打上了。”

“我孙子说你倒饭把他的砂锅打掉了。”

大师傅辩解着说：“只能怨他没有端好。”

无论高春林的爷爷怎样据理力争，饭还是没有补上。他一边往家走，嘴里还风趣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高春林家里烧的是煤和红土搅在一起的煤泥，此时火已灭了，家里冷冰冰的没有一点暖和气儿。极度的寒冷中，高春林伸出双手烤着熄灭的火，幻想着里面还可以冒出红色的火焰，似乎感受到了火的温度。当他的手指接触到冰冷的火台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一个烤火的动作。出于本能，他便萌生了去食堂炉坑取暖的念头。

高春林悄悄地走出家门，冷风迎面而来，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前几天曾经下了一场雪，街上行走的人们踩出了一条小路。当他走到食堂后面看见炉坑里闪烁的火苗时，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跳跃的火苗冒着蓝火，落下去又抖动着燃烧起来，把黑暗的炉坑映成了橙黄色。他背靠坑壁坐在里面烤起火来，眼睛盯